

## 童年的生态零食

□赵柒斤

20世纪70年代中期,在我蒙童时代,虽不至于每天饿肚子,但父母是没钱给我买零食的。

好在江南的山村,每经春风吹拂,田埂、溪旁、山边的柴草上便按时序生长出诸多解馋的天然生态零食。

最早现身的生态零食是“茅针”。清明前后,我们一帮小孩子聚在一块,往往就到长满茅草的山边、田埂等转悠,拔茅针充饥。此刻,茅针非常鲜嫩,好像没有筋骨似的,在嘴里嚼一分钟就变成了“饼”,而牙齿磨出的“浆”自然而然地就流进肠胃,那种凉爽爽、甜丝丝的味道实在令人回味无穷。

与此同时,落叶灌木或常绿灌木或蔓状灌木顶端生产的“刺苔”,也争先恐后地给我们解馋充饥。刺苔又名“芽芽泡”“刺刚”“青模羹”。幼时,每次尾随母亲去菜地或被父亲牵着去田间,看到菜地或水田高埂上

独立生长的藤刺上长出紫红色刺苔,就不管不顾地把小手往刺棵里伸。结果小手被刺痛,还掐不了一根刺苔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见状过来帮忙,实际是传授一种脱险方法,她用锄头勾住刺苔往身边一拉,紫红色且包皮一点未破的刺苔就脱离了老刺庇护,便可放心伸手去掐。至于为什么只能吃包皮没破的刺苔,母亲的忠告是,破皮的或被虫叮过或被蛇咬过,吃野生东西一定要防患于未然。此后掐刺苔,不仅“挑肥拣瘦”,也很少被刺扎。

茅针、刺苔谢幕,桑葚、野生草莓又粉墨登场……一直绵延至秋天的毛栗、山楂等。家乡野生的“生态零食”,虽谈不上有多少营养,但足以应付我肚中“小饿虫”骚扰。秋收后,花生、玉米、山芋甚至萝卜等成了我们的水果和零食。

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田地的农作物丰产

丰收,“物资交流”走进偏僻山村后,我的“生态零食”不仅品种丰富起来,更重要的是那些原生态的零食都经过了加工处理。记忆最深的是爆米花和货郎担上的小饼干。炸爆米花的人很精明,总是秋冬的周末下午进村,听到“嘣”的一声响,全村孩子都从自己米缸或玉米袋里刨出几碗米或玉米粒,揣上母亲给的几毛钱循声就围了上去。而货郎担一般又是周末上午进村,拨浪鼓一摇,特别是“鸡毛龟壳橡胶鞋底牙膏皮换糖”的吆喝声就像吹响了“集结号”,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趁父母下地,纷纷从家中翻找出“破烂”,货郎便根据“破烂”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给出的小饼干数量……

光阴匆匆,那些树头、草尖长的和土里埋的纯天然原生态“零食”已远去,但它们使我从小就知道了生态环境的重要和食物的来之不易。

##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

□青麦

我中考那年,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重点高中录取。去城里读高中,教学条件好,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但是城里消费高,我贫寒的家庭是很难拿出这么多钱的。

从学校回到家里,父亲问我考得怎么样,我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父亲看我这样,以为我考砸了,他说:“没考上不要紧,咱铆足了劲再回校复读就是了。”我说:“爹,我不是没有考上,而是被城里的重点高中录取了。”父亲听了我的话,一下子将我抱住了:“这孩子,不早说,看把爹吓一跳!”

接下来,父亲先把那头半大黑猪卖了,又去舅舅家借了钱,给我做了两条新裤子,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和一双白球鞋。母亲把她的木箱子拾掇干净,给我装满了被褥和书籍。我走的那天,是搭在城里开车的本家爷爷的解放车走的。

去学校报到的时候,穿着土气的我面对城里时髦的学生们,就像路遥笔下的孙少平一样无所适从。去食堂打饭的时候,我只打最便宜的那种,看着城里的有些同学把白白的馒头撕成一块块地互相砸来砸去,我恨不得劈手夺下他

们手里的馒头自己吃掉。

埋头学习的日子,时间过得很快的。住在学校里,和同学们相比,我虽然吃得并不好,可是每天有白馒头吃,比家里的父母和妹妹们吃的好多了。想家的时候,我就写信,寄一封信得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,有时候,明明信早就写好了,我却心疼那八分钱,往往犹豫好几天才会把信寄回家。

开学第二个月的时候,本家爷爷突然出差了,不能回家给我捎生活费过来,而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五分钱和一点饭票了,我就写了一封信,让父亲寄点钱,信写完了,没钱买邮票,就把信放进了木箱里。我计算着口袋里的那点饭票,把早饭和晚饭各减了一半的量,等本家爷爷来的时候,我的口袋和肚子都空了一天了。但是这些,我没有告诉他,也没有告诉家里,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

一封没有寄出的信,深深地放在心底已经三十年了,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,我就放电影似地在脑子里过上一遍,想着当年的那些苦和难,再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,所有的烦恼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

## 春来食野正当时

□姜宝凤

古云:春日食春芽,养生好处多。我对春天最深的体会,莫过于品尝几口野菜的味道了。惊蛰过后,下过几场细雨,春意便越来越浓了,到处又恢复生机盎然的景象。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,“蒹蒿满地芦芽短”,“不知马兰入晨俎,何以燕麦摇春风”,各种野菜如荠菜、猫儿菜、灰灰菜等等也踏着时令的节拍纷纷登场。每当此时,我们在乡间田野、城郊阡陌里总能看到一群群提着袋子挖野菜的人。大家一边在和煦的阳光下闲聊着家庭琐事,一边在满目葱茏的草地里寻觅着熟悉的野菜。俗话说:“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。”我想,大多数人和我一样,最喜欢采挖的应该是荠菜。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,荠菜就被我们的祖先所认识,《诗经·谷风》里就有“吃了荠菜,百菜不鲜”的记载;宋代大文豪苏轼认为荠菜“天然之珍,虽小于五味,却有味外之美”,为此他还专门用荠菜做成了一道“东坡羹”,流传后世;宋代诗人陆游更是喜欢荠菜,“日日思归饱蕨薇,春来荠菜忽忘归”;明代散文家高濂春更是把荠菜吃到了一个高度:“若知此物,海陆八珍皆可厌也。”可见荠菜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。

我对荠菜也有一种别样的情愫,记得小时候,我总喜欢跟着奶奶去挖荠菜,手挎一个篮子,里面放一个小铲子,沿着田埂慢慢寻找荠菜的身影。

奶奶告诫我,挖荠菜时不能像小猫钓鱼一样急躁,需要耐心和技巧,在平坡上它会匍匐在地上,叶子瘦小呈锯齿状;在杂草多的地方,它的叶茎细长且锯齿很大;在麦地里它的颜色浅绿,不仔细找,根本发现不了。遵循着奶奶的经验,我们小半天工夫就挖了满满一篮子。

荠菜食法很多,除了荠菜粥,还可以用它来包饺子、余水凉拌、做荠菜蛋汤或荠菜肉丝等等,我最爱吃的还是奶奶用荠菜烙的饼。挖回荠菜,一棵棵洗净,绿如翡翠,嫩若凝脂,将其切碎,和少许面粉一起搅拌,锅内放少许油,慢慢烘熟,还没出锅,那一股浓浓的香味早已飘满了整个房间,让人馋涎欲滴。等奶奶把饼烙好了,她被灶火熏红的脸上像绽开了花似的,边装盘边念叨着:“春日春盘细生菜,盘装荠菜迎春饼。”清香鲜嫩的野菜,是大自然在春天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。据爷爷说,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那三年,野菜还救了村里许多人的命。

如今,吃野菜仿佛成了一种时尚。作家汪曾祺老先生曾撰文道:“过去,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,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。”再看看农村里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的“农家宴”,我想与其说人们吃的是一种滋味,不如说是去品尝一种岁月。

## 小货郎

□寒池

无意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幅小货郎肩担的图片,忽然不能自拔,光阴的闸就轻松地卷起,那些静静地坐在岁月里低吟浅唱就这样流动出声响。这是生命深处温暖的一种情怀!

“叮叮咚,叮叮咚……”小货郎摇起他的拨浪鼓,小鼓是他招揽客户的工具,还要喊出有韵味的吆喝声:“针线喽,玩具喽,锅碗瓢盆喽,快来看喽……”声音在青石板的小巷来回振荡……

先是小孩子一哄而上,接着村里的媳妇们,最后是老人,还有的拄着拐杖,全都围了上去。而小货郎已卸了担子,四十岁不到的模样,一双旧布鞋都磨破了底帮子,坐在地上,右手还在摇着拨浪鼓,一根黑黝黝的竹制扁担靠在灰灰的土墙上,扁担上还挂着一双草鞋,在他的前面两个玻璃盖着的木箱,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。之所以称之为“小货郎”,是因为担来的东西都是一些小商品,如针线、各种糖、一些小玩具……所以格外受到小孩子和村里媳妇们的喜欢。

村里人都知道小货郎是从邻县过来的,其中一条腿还不方便,现在想想,从那边到我们村里至少也有四五十里地,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,左右摇晃着走村访寨,真的不容易。我们村是终

点,每次到了我们村他都会返回,所以每次到我们村箱子里的东西就很少了,不过有一些新鲜玩意稀罕物还是会留一点到我们村的,看着村里人激动的神情,他坐在一旁很有满足感。等乡亲们把东西都挑好了,才一一排队收钱。静静的村子也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有活力!

小货郎生意做得精明,如果没有钱买,也可以用物品换。我家便是,那时候家里穷,但每每听到小货郎的拨浪鼓声或吆喝声,母亲必定会用小簸箩从米缸里舀出一些米,与小货郎换来她的用品,我的玩具和姐姐的发卡。

那时候,信息闭塞,大人们也只是村与村之间走动,更多的时候都是忙着田间地头的庄稼和收成。而小货郎不仅可以带来我们需要的物品,还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奇闻轶事,有时候天色尚早,也没有下一站了,便坐在石槛上与我们围成一团,绘声绘色地讲着,讲到精彩之处更是站起来,用手比划着,让我们眼里放着光。

岁月悠悠,芳草萋萋,我已记不起小货郎细致的样子,掐指一算应有七十岁左右了,但小货郎是坐在我幼年不能磨灭的影子,他淳朴善良,做生意老实本分,跟那个时代一样,热情温暖!